

高
中生活
回憶錄
片斷
鄭邦平

鳳凰花又在這艷陽天裡開了，蟬兒也開始叫了，這叫聲和火紅的花瓣，勾起了我多少的感觸和回憶。……的確地，這是離別的時節，生離死別，不是最易引起人們的感觸嗎？

時間實在太匆促了，記得三年前的現在，自己正是懷著無邊的惆悵和依依在驢歌聲中離開了中學的生活，怎知，如今却能身著「大禮服」（大學制服），手捧「洋裝書」坐在中國醫藥學院的高樓大廈裡「拜師學藝」，真是如醉如夢。

記得高中時，每天一大早（當然早是早在朝會鈴響前一瞬間），抓起「皇冠」（按：皇冠者高中軍帽之尊稱也）往「五百燭光」的尊頭一罩，以免與「太陽公」遇不去。就跨上俺那一隻「烏龍馬」（黑色且經年未洗深之鐵馬也），衝向學校。

鈴！朝會開始了，同學們奔向了操場。於是校長報告，教務主任，訓導主任，教官，訓育組長……（官銜繁多，不及備載，函索即寄），一個個爭先恐後地上台吹「催眠曲」，第一點、第二點……第一樂章，第二樂章……吹個不完，站得叫人双脚患「小兒麻痺症」，而幾位教官先生又在隊

（上接第 33 頁）

「密斯楊，氧氣罩、氧氣筒、」

魏醫師一面做人工呼吸一面命令護士做這做那。

△ △ △

過了四十分鐘小娟才再從死神手裡奪回生命。

△ △ △

「什麼？你要殺死小娟？」

「是的！我是一個殺人的女犯。」顫抖的聲音

△ △ △

伍裡穿來穿去，晃在你眼前，真叫人「眼花撩亂」。

開完了會，進教室，第一節不是三角，便是幾何或物理。管他「三角」「或比基尼」，「物理」或「誤你」先閉目養一下神再講。好不容易挨到第四節，肚子又叫了，舉頭望一望老師，低頭看一看便當，吞一吞口水，莫奈何！啊！少年的人至此才領悟「愛情」與「麵包」孰重。

下午若碰到實驗課最能治「瞌睡病」，因實驗課是俺與班上同學的「嗜好」。記得：我們曾在實驗室做過半固液狀態的「阿美而油膏」（按：因本班坐我隣座那位空空道人，跟一位冰果室的小姐是「老相好」，名叫阿美）；也曾做過平心靜氣，不起泡的汽水，名為「不生氣的汽水」；大夥兒也會在操場跳過，在草地上滾過……

下了課，一大群載來載去，巡邏於女子學校門前，對這一群我們會美其名為「觀光協會」忽然有人喊「她們教官來了」……，於是，於是我也被叫醒了原來我是在作白日夢，因教官已來上軍訓了，正好點到俺之名。只好美夢易醒，下回再續。

「不要緊，令媛大概是一時咳嗽，濃痰阻住氣管，發生呼吸困難的症狀罷了。」魏醫師對志忠說。

△ △ △

住院五天，好了以後小娟又被帶回林家。

是的，「一草一木一點露」

「不管如何，小娟永遠是我倆生命的延續，我們只有幫助她的義務，她有活下去的權力。任何人不能。……」



—Y.H.C.—

「我愛上一個女孩子。」他突然對我說。我們正在情人道上散步。其實這只是一條窄窄的水泥路而已，兩旁種了高高的鳳凰樹、木麻黃等等，路上不時飄着一些細長的、枯黃的碎葉，偶而也有一兩朵褪色的小紅花。月光下走着，情調挺美的。好久，我們就默默地走着。突然，他說了這一句話。

黑暗中，我有點驚訝而臉紅了。沒想到他竟這麼坦率地說出來。我不作聲，只用腳使勁地踢着夜霧。

「那是一場絕望的愛。」走到白宮的陰影底下時，他說，聲音有點顫抖。我轉過頭去看他，那稍帶稚氣的大眼睛中閃爍着晶瑩的亮光正注視着我。我低頭看他的影子罩在白宮的陰影下，好黑！

為什麼這樣激動？難道是這似水的月華給了你什麼感觸？

「二年來，不斷地祈求、希望，所得的仍是搖頭，搖頭。令人心碎的搖頭。」

本來，今晚在白宮三樓開過會後，我就要回家了。他攔在樓梯口。

「走一走好嗎？」他問。

我想拒絕，可是看到他期待的目光，便不可置否地點點頭。

「當然，我是個愛尋夢的孩子，但我相信我有理想有抱負，我決不是個朝三暮四的糊塗蟲，為什麼總是躲着我？難道以為我在玩愛情遊戲？」他越說越憤懣。

不要這麼說啊。你該知道少女有她的矜持，也有她的顧慮。每個少女都有她自身的幻夢，而夢，不易醒，就像你現在，不也是深深地跌入夢淵之中

嗎？情人道很短，走到路的盡頭，我們停一會又往回走。他不再說話。寂靜的夜裡只聽到他微微的喘聲和鞋子輕輕略響。

月光流瀉下來，照出兩個蠕動的影子，也照出泛着白光的情人道。然後我看到兩條黑色的路緣筆直平行地向前伸展。

平行線永不相交嗎？我想。

我轉頭看着他緊蹙的眉毛和略微消瘦的雙頰，嘴唇閉成一條線。平時，他在學校裡總是很活躍的。他該可以找到一個愛他的女孩子啊。看到他為情為苦的樣子，我不禁為他不平。一陣抱歉的感覺在心頭蘊積着。

「也許，我應該要有耐心，我不該要求太多，無論如何，我已經得到了一枝五彩的筆，使我能寫出這許多從前作夢也想不到的文章來。」從情人道轉向通往校外的路上時，他又開始低聲訴說。

是的，你應該有耐心，珍貴的幸福不會那麼輕易就獲得。其實，你已經很幸運了，你已經遇到一個能使你發揮出潛力的女孩子，去追求吧，耐心地追求，不要那麼早就悲觀，別讓幸福錯過了。

「我願意等待，我願意耐心地等待，只要肯接受我的誠意，就是一點點暗示也好。」走到校門口，他突然轉過身來，扳着我的肩膀，哭泣地說：「難道你一點也不明白我的心？難道你真的如此硬心腸？難道你真的如此忍心地撕碎我的夢？」

我怔怔地看他掉頭離去，影子是如此的孤獨，眼淚不知不覺地流下來，我不敢開口，生怕會投入他的懷裡痛哭失聲。為什麼？為什麼今晚的月色如此淒涼傷感？而白宮的陰影却又如此厚重？